



福爾摩斯·亞森羅蘋

雙雄決鬥記

林俊千譯

香港光明書店印行

雙雄決鬪記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畫眉山人序

大偵探福爾摩斯，大劇盜亞森羅蘋，互爲針鋒相對，真可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凡是英雄，總有抵敵的人在呢。

福爾摩斯以超人的理想，使民間盜賊無所遁形；而亞森羅蘋也以過人的智慧，遁人於無形。照這樣看來，世上儘是如何聰明絕頂的人，也總有技窮的一天。

英法小說家，往往喜歡以奇詭之筆，寫特異之人，再加科學的構思爲經，深遠的理想爲緯，因此寫出的小說，都是曲折驚奇，震蕩心魄，富有刺激之力。所以沒有人不喜歡讀福爾摩斯偵探案和亞森羅蘋俠盜案。不過，福爾摩斯只是一個偵探罷了，探案的技巧雖工，只是做不平等法律的奴隸，專做資本家的獵狗；反不如亞森羅蘋的熱腸俠骨，衝決網羅，剪除凶殘，替那些無辜有一伸冤抑的有意義！本書兩雄決鬪記，就是描寫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兩雄相遇，各出奇智相角的記錄，原本寫得飛龍活現，有聲有色，使我們閱讀的人，彷彿在字裏行間，真看見有一個福爾摩斯和一個亞森羅蘋哩。林君譯筆也很流暢，我想這書出版以後，必受讀者的歡迎，而亞森羅蘋的大名，也因此更加傳揚天

下，那末，林君不但是愛讀偵探小說者的功臣，並且也是本書作者勒白郎的知己了。

兩雄決鬥記目次

一	百萬法郎的彩票	一
二	莎賽姑娘的被擄	八
三	亞森羅蘋的勁敵	一三
四	賊人見面	一八
五	煙囪裏追索	二五
六	將軍之死	三〇
七	一絡頭髮	三五
八	失竊	四一
九	正和你一般	四六
一〇	一封信	五一
一一	福爾摩斯南來	五六
一二	兩雄相會	六一
一三	燈光人影	六八
一四	是敵是友	七二

一五	幽禁出來·····	七六
一六	華生折臂·····	八一
一七	一線光明·····	八五
一八	就是亞森羅蘋麼·····	九〇
一九	漏網之魚·····	九四
二〇	兩兄弟·····	九九
二一	紅寶石·····	一〇三
二二	有話奉白·····	一〇七
二三	我要的是亞森羅蘋·····	一一三
二四	智勇雙全的姑娘·····	一一七
二五	羅蘋放逐福爾摩斯·····	一二三
二六	不是別人·····	一二八
二七	一句話·····	一三三
二八	劇盜落網·····	一三八
二九	功成身退·····	一四二
三〇	最後送別·····	一四九

一 百萬法郎的彩票

一天，是十一月八日。飛石燕學校的數學教授劉博瑞氏，在一家舊貨店裏，挑選那些舊貨。揀選了一回，最後他得着一張桃花心木做成的小寫字台，這台子有許多抽屜，他看見了很是滿意。暗想：「我拿這東西，作爲莎賽生辰的贈品，豈不佳妙！」劉博瑞本來是個寒士，囊中並不豐富；他爲了要博得他愛女的歡心，所以才想買這隻古舊便宜的台子。

當時他和店主講了價錢，是六十五個法郎成交。於是他便寫了自己的住址，交代店主差夥計送去。

這時候，忽有個華服少年走來，雙眼灼灼的，左右探望，像尋覓什麼東西。一會兒，他發現了劉博瑞買去的那張桃花心木做的寫字台，便問要多少價錢，店主回答說，已經賣去了。少年望着劉博瑞道：「買主就是這位嗎？」劉博瑞欠了欠身子，心裏異常得意。以爲這桌子有人豔羨，益發矜貴了。

他一面想，一面走出店門，不多幾步，那少年忽然追趕上來，向他脫帽鞠躬道：「

先生，恕我冒昧，有一句話奉問，幸勿見笑。——先生的意思，是不是專爲這台子而來的？」博瑞道：「不是，我不過要得代價便宜點的物件罷了。」那少年道：「那末，先生之意，並不是專在這桌子上的麼？」劉博瑞道：「不錯，但這台子很好，我也極願意買牠呢。」那少年又道：「先生只怕是愛牠古雅吧！」劉博瑞道：「多半還是因爲牠很便宜。」少年忙道：「那麼，先生可能捨了這台子換一張嗎？那桌子的材料既比這個新，而且也很便利的。」劉博瑞道：「這張台子很合我意，我不願和足下交換。」少年又很誠摯的說道：「但是……」劉博瑞平素不喜歡多言，並且容易動怒。如今見這少年和他絮聒，忍不住發怒道：「足下不用多說，恕我先行了。」少年卻仍攔住他道：「先生究竟是拿多少錢買的？我情願加倍相酬。」劉博瑞搖頭道：「謝謝足下厚意，可以不必。」少年又道：「三倍如何？」劉博瑞怒道：「罷了！罷了！此桌已經屬我，我不願意讓你怎樣？」少年無話可說，狠狠的瞧劉博瑞一眼，就返身去了。

一小時後，那台子已從舊貨店中，送到惟綠菲蘭街的劉氏寓中。劉博瑞異常高興，忙對他的女兒道：「莎賽！我特地買這張寫字台給你，你可喜歡麼？」莎賽是個美麗的姑娘，她見了這隻桃花心木做的台子，很是滿意，因此非常歡喜。她立刻伸出一雙藕臂抱住她父親的頭頸，吻了好久，那種快活的樣子，似乎這隻台子是無價之寶，非王后是

不能得着呢。

到了晚上，她便叫她的下女豪登幫助她，將那張台子搬到自己的房內；接着又將她的書件，文具，圖畫，明信片，以及她表兄費立浦贈給她的祕密紀念品，都一一放進抽屜內。她覺得這小寫字台，差不多無異百寶箱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鐘，劉博瑞照例到學校裏去授課，到了十點鐘，莎賽又照例去接待她的父親。劉博瑞見他愛女的亭亭倩影，站在院外砌石之上，露着愉快的神情接他。見她那粉靨的微笑，像是初放的玫瑰瓣兒，委實嬌豔得可愛。

父女倆一面走，一面說。劉博瑞先問他的愛女道：「你看那寫字台怎樣？」莎賽道：「可愛極了！剛才我和豪登用力磨那銅柄，不多時便發生燐燐的光彩來，像黃金一般哩。」劉博瑞歡聲道：「親愛的莎賽！你真喜歡牠嗎？」莎賽道：「委實愛牠！但怪這台子，不早入我家，到現在方才給我得着呢。」

到了寓所，父女兩人同進園中。劉博瑞道：「我們怎不在餐前去看看那隻寫字台呢？」莎賽笑道：「父親的心，正和我相同哩。」

他們倆一面說着，一面便舉步上樓，到了房門口，莎賽忽然怪叫起來；劉博瑞忙問什麼，隨即跟了莎賽進房，一眼瞧去，原來那可愛的寫字台，卻已不翼而飛了。

過了幾分鐘，警察到來，略略問了幾句，原來那案情很是簡單，從莎賽出門之後，婢女豪登，也就出外買食品去了。不多時，有個運貨的人，駕車而來，停在園門之前，這是鄰人都瞧見的。那運貨人下了車，便按着電鈴，開門入內。這時候的鄰人，並不知道婢女出去，所以毫不疑心。因此，就由他細載這寫字台去了。但所可異的，是這人的來意，似乎是專為一張寫字台；而那些箱櫥依舊鎖閉着，時鐘雜具，也沒有移動一件；便是莎賽的錢袋，本來放在這寫字台上的，台子雖是不見，但錢袋卻還在別一張桌子上，檢點袋中所存的金錢，一個也沒有缺少。這惡人冒險而來，只將台子細載而去，對於金錢，竟棄之不顧，也就可怪了。

劉博瑞想起昨天，少年對他所說的話，很是可疑，因此便一一告訴警察。末了又道：「那少年見我拒絕他的請求，態度極似憤懣。臨走的時候，又瞧了我幾眼，似乎恐嚇我的樣子。這種情形，我還清楚記着哩。」

警察聽了這一席話，也沒有頭緒，又到舊貨店裏去問。據說這兩個人，都不相識，至於那寫字台，是拿四十個法郎，從錫弗露斯地方買來的，因物主已死，這台子便和其他雜物，同時出賣。如今陳列在店中，已好多天了，卻給這位老先生出六十五個法郎買去。除此以外，便不知道了。警察無從刺探詳細，也只好置之不問。

劉博瑞自從失了寫字台後，懊喪異常，他以爲寫字檯中，一定有祕密抽屜，藏着寶物，可巧給那少年知道了，未曾買得到手，卻差人來偷去。他越想越是悔恨。莎賽淡然着說：「父親何必自尋苦惱？如果真有寶物，也和我們無干。」劉博瑞道：「你真個戇子！要知道個中既有寶物，便可作你妝奩之用。將來要嫁與公侯，也是容易的事啊！」莎賽聽了，微微一嘆，半晌默不作聲。原來她芳心深處，只嵌着表兄費立浦一人，可是她表兄很窮，囊中連一個辨士的積蓄都沒有，如今聽得她父親醉心貴家，將來必定阻攔她的好事，所以不覺嘆息。從此以後，飛石燕兩椽小屋之中，頓似愁雲籠罩，沒有生趣。那劉博瑞便因爲一張寫字台緣故，天天在這當中度過他可憐的時光了。

光陰飛一般快，忽忽已過了二月，劉博瑞家中失意的事，連續而來。那天是二月一號，五點半鐘的時候，劉博瑞從學校回家，取了一份晚報，戴上眼鏡，坐在沙發椅上翻看。那些政治新聞，委實枯燥乏味，因而隨手撇開，另外翻開一張。突然有幾排巨字，耀入眼簾，『報紙公會，第三次彩票披露。』『頭彩是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應得一百萬法郎。』

劉博瑞看完報紙，書的墮在地上，他眼中忽覺四壁浮動，自己捫着胸腹，心脈也似停頓了。原來他所買的彩票，就是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當初買這彩票，原非出於本

意。他自己忖度，沒有想到可得巨金，因為朋友再四慫恿，他才勉強買了這個號碼，如今竟中了頭彩，真是出乎意外，他再拿出日記簿來翻看，那頁上分明寫着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並不錯誤。但這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的彩票，却在那裏呢？

他從沙發椅上跳起來，飛也似的奔到書室，找他的文具箱子，卻已烏有。他大吃一驚，不禁倒退了幾步，心裏一陣奇痛，似乎受了刀刺，半晌才揚聲叫道：

「莎賽！莎賽！」

這時，莎賽剛從外面進來，聽得她父親叫喚，忙奔上樓來。劉博瑞喘着氣說道：「莎賽！我的文具箱子，那裏去了？」莎賽道：「父親，你指那只箱子？」劉博瑞道：「這箱子就是數日前禮拜四的一天，從洛番兒買來的。一向放在桌上，你總該記得吧！」莎賽曼聲答道：「是的，但父親難道不記得這箱子和我的東西……放在……」劉博瑞不等她說完，忙道：「在甚麼時候？」莎賽道：「在我生辰的前一晚，父親也許記得……」劉博瑞暴聲說道：「放在何處？快告訴我吧！」莎賽道：「父親竟忘了麼？這箱子，是和我的物件，同放在那寫字台中的。」劉博瑞道：「可是在那失竊的寫字台中麼？」莎賽道：「是的。」劉博瑞面色驟變，仍忙着問道：「可是在那失竊的寫字台麼？」他這一句話，低而且顫，一種失望的顏色，充滿着面部。一會，又拉着莎賽的手，低聲

說道：「莎賽！這其間實有百萬金在着啊！」莎賽急道：「父親！先前爲何不告訴我？」劉博瑞不答，喃喃語道：「這其實有百萬金在着啊！那報紙公會彩票的頭彩，就在我這文具箱裏的。」

劉博瑞說完，不再作聲，似乎失望之餘，連氣力也沒有了。莎賽也沒有話，末後才說道：「父親勿悲，我想公會中人，仍會將彩金給與我們，決不會給與賊人的。」劉博瑞道：「我既沒有彩票，如何可以得金？」莎賽道：「父親要拿了彩票，才可以得金麼？」劉博瑞道：「自然須拿彩票作證的。但我這票子，實在是貯藏在文具箱中的，如今寫字台既入賊人之手，這一筆巨金，自然也歸賊人所有了。」莎賽嬌嗔道：「我家失了寫字台，又失巨金，這事豈可甘休？爲今之計，父親該去咨照公會裏的人，他們立刻會將頭彩作廢。」劉博瑞道：「那賊鬼計百出，再也敵他不過。這寫字台被他偷去，就可見得他手段的厲害了。」

劉博瑞越說越氣憤，倒在榻上；過了一會，精神又鼓動起來，頓足呼道：「我決不將這一百萬法郎，被賊人得去！他縱然聰明，也不中用！他敢大胆去領取彩金，那我就可捉住他的！哼！哼！賊子！你別歡喜！你且看看最後的勝負，究竟是誰吧！」莎賽道：「父親這麼說來，已有了成見嗎？」劉博瑞道：「不錯，我用全力和他爭奪，一定

可以成功。這一百萬法郎，既是我應得之財，我必定要到手才罷！」

幾分鐘後，劉博瑞便拍電報到巴黎加坡星街的方稀霞銀行總理道：「我是頭彩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彩票的得主，獎金切勿給與別人爲要。劉博瑞啓。」同時方稀霞銀行總理又接到一個電報道：「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的彩票，剛爲我得，特此奉告。亞森羅蘋啓。」

二 莎賽姑娘的被擄

讀者諸君！你們知道亞森羅蘋，是何等樣的人？他是法蘭西震動一世的劇賊！無論何人，聽得了這個名字，都要留神。他那驚心動魄的活劇，時時搬演，已傳遍了法蘭西全國了，人人因爲他神出鬼沒，所以共送他一個雅號，叫做『祖國大賊』。那亞森羅蘋居然承受，引爲特別光榮。但他從前所演的活劇，還不算得意傑作。如昂瑪林路謀殺案哩，藍鑽石戒指案哩，正一幕一幕的，源源表演着。這一回，他又演了一齣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發表在新聞紙上，登場名角，固然是他，不料還有一位英國大名鼎鼎的偵探家福爾摩斯，和他成雙作對，兩雄相遇，免不了一場劇鬪，那全市賣報的童子，

差不多要高唱着『亞森羅蘋被捕』了！巴黎全市的人民，個個凝神屏息，欲聽他們倆誰勝誰敗的消息。可是沒有一個，敢先下一句斷語呢！在下和這位亞森羅蘋是熟識的朋友，他那許多舛運的事業，常常勞我握筆替他記錄。有時候我索解不到的地方，便去詢問羅蘋。羅蘋待我很厚，他往往竭誠相告；因此羅蘋同我，便和福爾摩斯有個助手華生一樣了。

且說方稀霞銀行，自接到這兩個電報後，隨即登在新報紙上，『亞森羅蘋』四個字，就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銀行裏的人，因為關係不少，也就極力打聽。後來知道這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彩票的主人，實在是炮軍中的濮雷珊少佐，從里昂的分行中買的；後來少佐墜馬死了，臨終告訴他同營的人說，票子已經給了一個朋友。劉博瑞得到這個消息，連忙去說，這朋友就是他。總理道：「證據呢？」劉博瑞道：「要得證據，也很容易。我同少佐是多年舊友，常在達摩廣場的咖啡店裏會晤的。有一天，少佐因為急用，就拿這票子，向我換了二十個法郎。這事鑿鑿可稽，並非虛造的。」總理道：「如此，你可有證人麼？」劉博瑞道：「沒有。」總理道：「既然沒有證人，那能使人相信！」劉博瑞道：「在被竊的寫字台中，和彩票放在一處的。」總理道：「如此，快去尋來！」這時候，亞森羅蘋的機關報法蘭西回聲報中，忽然登着羅蘋的廣告，說明已將這件

事，委託大律師譚啓端辦理。濮雷珊少佐的信。也交給他了。大家見了這個廣告。無不失笑，以爲羅蘋也談法律，算是創聞。許多報館的新聞記者，都跑到譚啓端律師的寓中，探聽實情，好做報紙上的資料。

那譚啓端是巴黎著名的大律師。人極能幹，此番他受了羅蘋的委託，以爲很有光榮，自己決意要替羅蘋效力，佔個勝着。無論何人去問他，他總拿出濮雷珊少佐的信來，給大衆傳看，那信上果真有願意拿彩票相讓的話。開頭只稱『摯愛的朋友』，這摯愛的朋友，不知究竟是指誰。信的後面，附着羅蘋的字道：「他信上所說摯愛的朋友，就是我呢。信既屬於我，不是我又是誰呢！」

那些新聞記者們，看了這封信，又跑到劉博瑞的家裏，弄得劉博瑞不知如何是好。他只對新聞記者道：「少佐信中，所稱摯愛的朋友，實在就是我。這信和彩票，同被亞森羅蘋偷去的；那能算是他呢！」

羅蘋聽見這些話，於是也對新聞記者說：「劉博瑞既說是他的；請問他的證據呢？」新聞記者又將羅蘋的話，告訴劉博瑞，劉博瑞發急道：「偷我寫字台的，就是他。不是他是誰？」羅蘋又道：「請問他的證據呢？」劉博瑞無話可對，悲切切的說道：「諸位聽着，可惡的賊，他盜了我的彩票，如同盜了我莎賽偌大的妝奩費一樣。此可忍孰不可